

四国演义

江左龙王

韩小博
著

少帝初立国不稳
周梁联手猎南陈

II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四国演义

Ⅲ

江左龙王

韩小博
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演义. Ⅲ, 江左龙王 / 韩小博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078-4432-0

I. ①四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8027号

三国演义Ⅲ 江左龙王

著 者 韩小博
策 划 张娟平
责任编辑 笄学婧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张 娜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邮编: 100055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字 数 22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9年4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9年4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 42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564 年对天下四分的中国来说，是个不平静的年份。

在北方，隔黄河对峙的北周兴兵二十多万，大举东征，妄图蚕食北齐，开启统一北方的大幕。不料，北齐兰陵郡王高长恭英勇盖世，在邳山脚下以一己之力大败北周众将，令其铩羽而归。

在南方，陈国皇帝陈蒨经过大半年的苦战，终于灭掉了国内最后一个公开割据的地方军阀——衡州刺史周迪。至此，安内的任务完成，攘外的大计摆上了桌面。

陈国国力在四国中位列倒数第二。本着柿子要捡软的捏的常识，陈蒨将目标锁定在了倒数第一的西梁身上。

一则西梁的半数领土位于长江以南，一旦攻占，陈国便可彻底控制江南，将长江作为与北周、北齐的界河；二则西梁的国都江陵居于长江之中，向西可沿江溯流而上，威胁巴蜀，向北可进抵河南，图谋中原；三则北周、北齐经过厮杀，可谓两败俱伤，无心南顾，正是陈国出手的好时机。

因此，陈蒨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大举扩军、造船、筹粮，积极准备攻打西梁。经过一年的准备，到了 565 年的腊月间，陈国终于万事俱备，只等春暖花开，便开启灭梁之战。

西梁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陈国磨刀指西梁 萧岿巧获天助攻 /001

夫至尊莫过乎天，天之变莫大乎日食。这是上天在警示我朝天子——你错了，你错大了！到仲举顿时也是六神无主，手足无措。

第二章 南陈三路猎北周 梁主二施离间计 /017

这两块地方乃是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大谈特谈的霸业之资，一旦丢失，北周便只剩下关中一片狭小的地盘，实力必然在周、齐、陈三国中垫底。

第三章 国库门前起争执 陈隋狮子大开口 /036

春秋时许僖公向楚成王投降，便与棕衔璧，反绑双手。衔璧之礼自此发端，算起来已有千年之久，梁侯岂能不知？

第四章 梁主单舟赴龙潭 尽揽江左士人心 /065

同饮一江水，却为四国人，这不仅是长江的悲哀，也是天下每一个人的悲哀……萧岿不免感叹。所谓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人却要因为私欲将长江分出个你我，这是何等的差距？

第五章 陈帝奉上撒手锏 中书尚书起猜忌 /084

最强盛的时期，却迎来了最惨烈的毁灭方式。只有心头时时悬一把利剑，才能时时保持清醒！

第六章 徐陵临阵倒兵戈 双雄激战大政殿 /101

我只想拉陈项垫背，保当今陛下一世安稳。既然天命已归他陈项，我忠尽于此，只能随先皇去了。

第七章 华皎遣使探西梁 右军慷慨祭西征 /126

萧岿的太爷爷萧衍起兵造反前，就是雍州刺史。以至于南朝历代的皇帝们有个共识，每一个刺史都是造反的预备队，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就是从刺史变皇帝的！

第八章 湘州刺史叛南陈 西梁兵出洞庭湖 /145

已变成全军旗舰的萧岿座舰上，回首这一望无际的船队，西梁众臣都是壮志在胸。就连一向矜持的傅准竟也变得颇为激动，随口将《易经》中的一卦当诗吟道：“时乘六龙以御天，壮哉呀，壮哉！”

第九章 萧岍抛砖巧引玉 襄州总管望风逃 /168

不愧是韩子高带出来的兵，只要死在战场，不问死法，不问身后，坦然处之……吴明彻默默在心里向这些士兵曾经，不，是永远的统帅韩子高致敬——韩右军，你放心吧，你想要攻克的江陵，我吴通昭替你拿下！

第十章 王操妙施解牛术 华皎痛失活关城 /190

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，五者缺一不可。智以御敌，信以立威，勇以克城，严以肃纪。而仁，则是御心之器。我西梁地小兵少，唯有仁达天下，方能胜过他颍川陈氏！



第十一章 陈军火攻遭反噬 梁帝求仁弃屠刀 /211

因为这里是家，是这些百姓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并准备终老于斯的家园！即便战火滔天，他们也要让家园保持应有的体面和尊严。

第十二章 英雄梦断沌河口 梁后归来话余生 /233

屋舍是家，城池是园，陈国为乡。乡为他国，即便保存了屋舍，何以为家乡？城池沦陷，即使屋舍无损一砖一瓦，何以为家园？

尾声 /273



第一章

陈国磨刀指西梁 萧岿巧获天助攻



001

第一章

陈国磨刀指西梁

萧岿巧获天助攻

“武陵太守急报：陈国湘州刺史华皎伐去境内千亩树林，正日夜赶造三百艘金翅大船，意欲攻伐我国！”

“巴陵太守奏报：陈国招募江州、扬州、东扬州、南豫州、南徐州等诸州十万青壮年入伍，并京城原有十万精兵，合计二十万大军，日夜操练于边境！”

“监利太守密报：陈国大将吴明彻斩去郢州三座大山，赶制出八万发石弹，以备攻打我国之用！”

……

近一年以来，西梁皇帝萧岿的案头隔三岔五就会摆上一份紧急情报，内容无一不是陈国如何磨刀霍霍，准备攻灭西梁的坏消息。

在众臣看来，陈国坐拥江南半壁，国力强大，想灭掉小如弹丸的西梁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因而他们雪片般地向萧岿上书，希望这位皇帝陛下向宗主国北周求援，请执掌大权的大冢宰宇文护派遣大军，保护西梁不受南陈的侵略。

岿者，坚固独存，屹立不摇。萧岿人如其名，奏疏、情报都

擦得高可等身了，他依然视而不见，不为所动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颇有七叔爷、南梁亡国之君萧绎的昏聩风范，经常把群臣叫到宫中来，向他们讲解《老子》，全然不把陈国的威胁当回事。

这一天，江陵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雪片大如鹅毛，仿佛要把一冬天的雪赶在一天内下完似的，仅仅一个时辰积雪就达到了四五寸厚。

雪助雅兴，萧岿索性罢掉早朝，将宰相刘盈、度支尚书傅准叫到宫中的无为殿，为其讲解起《老子》中的小国寡民一章来。

大殿之中，西梁天子的声音洋洋盈耳：“小国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意思是说地小民少的国家，首先要爱护百姓，视其为珍宝……”

在跪坐于下首的傅准看来，萧岿纶巾飘飘、白衣翩翩，连整个人都生得温润如珠玉在侧，端的是萧家龙脉强大，完好地继承了太爷爷梁武帝萧衍、爷爷昭明太子萧统的名士之风。但治国不能凭风度、文才，要靠器度、霸才，尤其是如今卧榻之侧，有人正虎视眈眈。

想到这里，已年近五旬的傅准噌地拔地而起，行揖礼道：“陛下，小国寡民是老子最理想的国度这不假，但当今天下是乱世。乱世者，道义全无，信义不存，唯一的真理就是你死我活。现在陈国剑拔弩张，一等来年开春就要将我灭国，陛下可不能再视而不见了！”

萧岿终于放下了手中的《老子》，和颜以对：“依爱卿看，朕正视之当如何？”

傅准精瘦的脸上立即泛起和面前的火盆一样的炙热：“当然是高筑墙、勤练兵，磨光了刀子，备足了箭弩，与陈贼对砍、对射！”

傅准的声音高亢激昂，哪里像是文臣，倒更像是挥斥方遒的猛将。

“哦？可据朕所知，陈蒨准备了足足二十万大军，而我西梁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，全国民户加起来不过五十余万。他们只需每人砍个两三刀，我西梁便要举国遭屠，爱卿以为朕以倾国之力相抗，有胜算吗？”

傅准迟疑了一下，旋即反驳道：“三年前，北齐、南陈南北夹击江陵，我西梁当时同仇敌忾，上下一心，不照样将之一一击退了！”

“爱卿是度支尚书，掌管全国民户、财政，你倒是说说当年一战，我国损失几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傅准语塞了。那一场大战虽然西梁获胜，却是惨胜，仅民户一项的损失就达两成之巨！

然而他转念一想，眼前的这场大战已箭在弦上，想躲是躲不过去了，难不成陛下真要像其他大臣建议的那样，向宇文护求援？那样的话，无异于前门拒狼，后门进虎，让北周借机彻底控制西梁。

想到这里，他斗胆问道：“陛下打算怎么做？如果是向宇文护乞援，我宁可投奔陈国！”

在他看来，南陈、西梁均为两百多年前永嘉南迁时北方迁来的华夏正朔，好歹是同宗同脉。北周、北齐则源于北方边塞的六镇草莽，三代之前都是丘八，粗鄙至极，绝不可与之伍。

萧岿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意义不明地指了指头顶：“朕乃真龙天子，自有天帝相助。用不了多久，天神便会降罪于陈国。”

“天帝……降罪？”傅准认真望着御阶之上的萧岿，这位天子也正认真地俯视着他，眼中没有一点儿戏谑。

“对，朕近日梦见一位身高百丈的金人，头戴十二色冕旒，

亲切地呼朕为‘皇儿’。”萧岿一脸自豪道，“他说陈霸先、陈蒨叔侄篡位立国，得国不正，当遭天谴。岁在丙戌，月在孟喜，日可再旦，陈国不存。”

傅准执掌国家财政，对数字、日期最为敏感。丙戌年就是明年，孟喜月就是正月，“日可再旦”意味着天要亮两次。所谓天无二日，太阳在一天之中出现两次，那就意味着要亡国！

但他一向不信神鬼之说，更羞于将国家、百姓的福祉完全托付给素未谋面的神祇们，因而调门儿比刚才更高。

“陛下！”他腰板挺得笔直，目光灼灼地正视着御阶上的萧岿，“如果靠做梦就能横扫天下，那还要什么《黄帝四经》《孙子兵法》？我等天天翻看《周公解梦》便可！”

何况民间还有人说梦是反的！

萧岿还真是块屹立不倒的山石，摆了摆手道：“爱卿差矣，周公文治武功盖世，当然是有神相助，不然后来的孔老夫子也不会时常梦到他老人家，受其指点。”

“是呀，”一向不打诳语的刘盈忽然开了口，“你饱读经史，当知孔子天天挂在嘴上的就是‘吾不复梦见周公矣’。”

去岁老宰相蔡大宝过世后，刘盈便替补为尚书令。傅准原指望他能调和鼎鼐，辅佐萧岿成为一代明君，想不到越活越糊涂了。

他的暴脾气正要发作，就听萧岿不疾不徐道：“此番有天帝相助，江南半壁必再为我兰陵萧氏所有。望卿恪尽职守，暗中筹备粮草辎重，以备朕横扫江左之用！”

见这位陛下执迷不悟，傅准气哼哼地应了一声，然后告罪先行离开了。后来他才得知，无论是起部尚书岑善方，还是五兵尚书魏益德，在劝谏萧岿时都和自己一样，被告知西梁有天帝相助，陈国会不攻自破，各自都要做好分内之事，随时准备攻灭陈国。

好好的一个睿智青年，怎么突然变得迷信鬼神了？傅准不禁

想起了少智老昏的梁武帝、梁元帝，难道这是兰陵萧氏的宿命？

不久，经过西梁群臣的口口相传，“日可再旦”的荒诞之言像是长了翅膀，不仅传遍了西梁全国，更是传到了陈国的大街小巷，乃至朝堂之上。

陈蒨听完不觉莞尔一笑，对亲信、执掌禁军的右军将军韩子高道：“看来兰陵萧氏真是气数已尽了。有此昏君，我颍川陈氏何愁不能一统江南、荆襄，进而问鼎天下！”

为了印证萧岿是痴人说梦，陈蒨特令中（京城）外（京外）五品以上官员在正月第一天，也就是元日，都到宫中向他贺岁。他还特别声明，为了预祝来年，也就是丙戌年的西征大获全胜，将于当日大封天下，为官员们各晋一级。

萧岿亦不示弱，不仅要百官在元日上贺表，更要京城百姓上万民书，甚至厚着脸皮向北周的皇帝宇文邕要封赏，预祝西梁在新的一年开疆拓土。

于是乎，包括北周、北齐在内的局外人都翘首以待，等着看两家这场闹剧如何收场。宇文护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萧岿在天下人面前出尽洋相，那就废了他，换其年幼的儿子萧琮继位。

在万众期待中，丙戌年的正月终于到了。

元日这天，陈国的文武百官由宰相到仲举领班，宗室外戚则跟随安成王陈顼，天不亮便早早在宫门前按品阶、爵位列好队。此时的宫中从正门到各殿，都有宫人及侍卫手持宫灯侍立，把整个建康宫照得亮如白昼，出现了一年一度的“火城”盛景。

吉时一到，百官、宗室在鸿胪寺司仪的引导下，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宫中的正殿太极殿。众人身着紫、赤、青、蓝等各色袍服，如彩虹一般列于大殿的御阶之下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在“彩虹”的迎候下，陈蒨身披绣有日、月、星辰等十二章

纹的冕服升殿。司仪对时机把握得刚刚好，陈蒨稍一落座，群臣便俯拜在地，山呼万岁。与此同时，新年的第一道霞光喷薄而出，穿越了层层山峦与阙门射入大殿之中，将御座上年逾不惑的陈蒨染成了金色。

虽然重病缠身，面黄枯瘦，但这一刻，陈蒨仿佛如天帝降临人间，接受着“彩虹”的臣服和阳光的独宠。

唯我独尊，便是当下！

山呼声罢，陈蒨没有急于让大臣及宗室们平身，而是直视着冉冉升起的一轮新日，直至确认其完全冲出地平线，且这轮新日始终独一无二。

什么“日可再旦”，天上永远只会有一个太阳，陈国也只会有一朕一个天子！

“众卿平身。”陈蒨终于赦免了群臣的膝盖。

这时，一个面容端方、蓄着一口三络胡须的中年紫袍官员出列，正立于御阶之下向陈蒨深施一礼道：“元日新日东升，普照我大陈的万里河山，此乃吉兆！臣恭祝陛下万寿无疆、福泽无量！”

有了宰相到仲举领头，其他大臣也纷纷跟进，拣各种吉利话恭贺陈蒨。

由于早年家道中落，饱尝人间冷暖，陈蒨原本对这些奉承话是不怎么感冒的。但自七年前继承内忧外患中的陈国以来，他无一年不是在与地方割据势力作战，无一岁不是面临着北齐、北周的各种明枪暗箭。为此他日日起早贪黑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以至于成就了“宵衣旰食”这个成语。

然而即便自己如此辛劳，还要被萧岿那黄口小儿造谣，说什么当遭天谴。朕就是要让你瞧瞧，朕的付出上天是看在眼里的。当今天下，能执江南牛耳的只能是我颍川陈氏！

接下来，按照事先吩咐好的，由到仲举打头阵，群臣依次上贺表，当场诵读，为陈蒨歌功颂德。在中外官员的马屁接力下，陈蒨俨然超越三皇五帝、秦皇汉武，成了古往今来第一贤君。

群臣的贺表足足诵读了五个时辰才完毕。拜多年勤政的耐力所赐，陈蒨一直精神饱满地从头听到尾。随后，陈蒨开始大肆封赏群臣，尤其是贺表写得最好的到仲举、副宰相江总，二人分别增加采邑一千户。另外对于爱弟陈项，听说他三日前刚刚新添了一子，陈蒨还特意恩赏小侄子一个侯的爵位。

一生节俭的陈蒨忽然间慷慨了一次，令众臣皆受宠若惊。然而陈蒨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一场滔天大祸就此埋下。

引发这一切的不是某个乱臣贼子，而是今天格外给面子的太阳公公。

第二天，陈蒨按照惯例领着众臣卯时出发，直奔圜丘坛举行祭天仪式。破晓时分，他身着庄重的大裘冕登上圜丘坛，正欲在鸿胪寺卿的引导下面朝东方，正式开启仪式。突然，他就见冉冉初升中的太阳底部缺了一大角！

一旁的鸿胪寺卿也是吃惊不已，茫然若失地看看陈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
圜丘坛下的文武众臣起初有些纳闷儿，好端端的祭天仪式怎么停了？到仲举原本正要用眼神质问鸿胪寺卿，稍一抬头，忽然发现今天的太阳像是被什么洪水猛兽吞噬中，正从底部一点一点地消失。

这……难道是日食？！

夫至尊莫过于天，天之变莫大乎日食。这是上天在警示我朝天子——你错了，你错大了！到仲举顿时也是六神无主，手足无措。

他身后的文武大员们一时纷纷交头接耳起来。有的说这正月

初二是狗日，狗为至阳之畜，按习俗京城要在东门烹狗，使阳气勃发，蓄养天下万物。如今突发日食，这无异于断了大陈的阳气。有的说陛下受命于天，治理这万里河山，一定是他私德有亏才惹怒了上天，降下这日食予以警告。

到仲举大为不满，正欲回头申斥一番，这时，身旁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——老天爷，请宽恕大陈吧！

到仲举转头一看，竟是中书侍郎江总！髯须飘飘的江总一向举止优渥，颇有古臣之风，今天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

孰料，江总一带头，大臣跟着呼啦一下跪倒一片，都是对着素未谋面的老天爷告饶不止。但只是求老天宽恕陈国，却没替陈蒨开脱一丝一毫。

到仲举仔细一瞅，这些人平日里无一不是和江总、陈頊走得很近。

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到仲举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这时，天渐渐暗了下来，阴暗，灰暗，直至最终，天地一片黑暗。

祭天大典原本是要祭祀上天的，现在天都黑了，总不能改祭夜游神吧？鸿胪寺卿还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忙向陈蒨请示该怎么办？

陈蒨默然不语，只是面色凄然地仰望着天空——此时的太阳两侧簇拥着两条翅膀形的光带，整个日食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，正冷冷地盯着自己。

老天爷是在敌视，准备换一个新的人间代理？还是在怒视，嫌自己做得不够好？陈蒨无比委屈，又无比惶恐地与那只“眼睛”对视着。他想起了被平定的东阳太守留异、建安太守陈宝应、临川太守周迪，更想起了扶自己登上皇位的老大哥侯安都，以及先帝的嫡子陈昌。这些人无一不是死在自己手中，但杀他们真的

有错吗？

如果不将他们一一除掉，当今之江南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？朕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与这些人相比，一定是最适合坐在这大陈的龙椅上的！

朕这就告诉百官，朕没错，朕这七年来平内乱、退外敌、轻徭役，没有辜负陈国的百姓……

“快看，天要再亮了！”圜丘坛下的众人不知谁喊了一声。

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出，群臣早已忘记了臣子之礼，这也让从思绪中惊醒过来的陈蒨惊恐不已——日可再旦！

果然，日食渐渐散去，天空重新一点点放亮，直至一轮红彤彤的新日悬于东方。

岁在丙戌，月在孟喜，日可再旦，陈国不存……陈蒨默念着这个今天之前还听起来很荒诞的谣言，如今前三句却实实在在地在眼前上演了。

难道，江左真要变天了？——虽然声音细如蚊鸣，但陈蒨还是听到了鸿胪寺卿的自语。

陈蒨瞪了他一眼，转身面朝圜丘坛下的众臣。此时有人在相互咬耳朵，有人在朝天叩拜，如蒙大赦，几乎清一色的御前失仪状。他忽然倍感胸口发烫，一股热流蠢蠢欲动，就要冲上咽喉。

但他以常人难及的毅力憋住了，憋不住这一口，明天就要江山易主！

“陛下，臣要弹劾太史令宋景！”一个血气方刚的声音突然从坛下传来。

发声者剑眉星目，一袭银甲、白袍格外英气逼人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陈蒨的心腹，负责大典护卫重责的右军将军韩子高。

“讲。”陈蒨干脆道。

“宋景专掌天时星历，身兼推算天象之责。然宋景对今天的

日变事先竟毫无奏报，实乃玩忽职守，其罪当诛！”

到仲举拉上中书舍人刘师知也一同附议。

老迈的宋景那个冤枉呀，连忙跪下，自辩说前朝南梁先后遭逢侯景之乱、江陵失陷两场大难，建康、江陵两都精通天象的官吏不是被杀，就是被北周劫持到了长安。如今的太常寺不仅缺乏人才，就连浑天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旧物，难以使用。非臣不为也，实不能也！

陈蒨知道宋景委屈，但七年来兢兢业业的他更委屈。于是便顺从韩子高等人的意思，将宋景当场免职，交由大理寺定罪。

但大臣们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们自幼浸淫儒家典籍，对“天人感应”之说深信不疑。所谓天人感应，就是天和人同类相感，上下互相感应、心灵相通。人间的天子如果有错，弄得百姓怨声载道，上天必然以天灾、日变降世，予以警示。所以以江总为首，一群大臣当即提出要陈蒨下罪己诏，向天下人谢罪。

尤其满腹经纶的江总侃侃而谈：“日变修德，月变省刑，星变结和。日变为上天所有警示之中最为严重的，且是空前绝后的‘日再旦’，陛下当效仿汉文帝刘恒，亲笔撰写罪己诏，以示对过往失德败政的反省。”

这个讨厌的刘恒！陈蒨暗暗骂道，干什么不好，偏偏自己写检讨，开了日食之时皇帝必下罪己诏的先例。

“江侍郎，”韩子高质问道，“当今天下四国皆受同一个太阳的恩泽，你怎么知道这日变一定就是上天在警示大陈，说不定是在警告君上昏庸无度的北齐或是权臣乱政的北周，抑或是甘为北周鹰犬的西梁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粗眉大眼、长相颇为喜庆的都官尚书王劼出列道：“日变乃国之大事，谨慎一点儿是应该的。不如先等一等，如果其他三国